

以色列与日本关系纵论

杨曼苏

【内容提要】 以色列和日本在历史上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1952年两国建交后,日本因大量进口阿拉伯国家石油而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关系。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因各自利益需求而迅速改善。

【关键词】 以日关系 亲犹派 石油战 经贸往来

【作者简介】 杨曼苏,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通信地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邮编:650091。

一 历史上说得过去的关系

在历史上两国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当局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再加上以色列人把犹太民族史当作本国历史,因而他们很感激日本人这样做。

日本是个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亚洲国家,其历史和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欧洲截然不同,社会中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根基,一般老百姓对犹太人也没什么成见。虽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很早就存在着一个反犹派,但势力强大的亲犹派长期占据着上风,日本当局基本上执行着一个“扶犹亲犹”政策。当然,在历史上日本人对犹太人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犹太人却记住了那好的一方面。

日本的反犹派是上世纪初在白俄分子的煽动下形成的。当时日本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阶级压迫空前的野蛮和残暴,工人和农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这使得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相信那本《锡安圣贤议事录》¹ 小册子的煽动,相信老沙皇那套犹太人要闹世界革命的宣传。后来这批人又接受了希特勒那套种族主义的反犹宣传,把犹太人与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到一起,主张对犹太人采取断然措施。但这批人是少数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影响力有限,起不到主流的作用。

日本的亲犹派多为统治阶层中比较现实的掌

权人物,他们看中的是犹太人殷实的财力和重要的政治影响。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得到美国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一笔巨额贷款,因为他仇恨沙俄当局对俄国犹太人的迫害,那笔贷款对日本打赢这场战争起了重要作用,战后日本天皇感激地授予希夫一枚旭日勋章。^④ 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并向关内推进时,日本与美英法苏列强的矛盾尖锐起来,处于与它们全面冲突的边缘,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又想到了犹太人。以陆军大佐安江仙弘为首的日本“犹太专家”们提出了要“善待犹太人”的主张,他们建议:对犹太人尤其是那些犹太资本家的态度要亲善;要鼓励后者参与开发所谓的“满洲国”——中国的东三省;要组建一个中、日犹太人的“远东犹太人大会”,吸收世界犹太人的资本;策动中国、日本的犹太人与美国犹太组织拉上关系;对欧洲犹太人经由日本去中国或其他地方持默许态度。这些建议被统称为“河豚计划”。日本当局采纳了安江仙弘等人的大部分建议。因此,二战初期日本当局对纳粹德国要求它参加反犹行动热情不高,许多事情拖着不办。相反,它对大批犹太人途经日本流入上海或其他国家采取默认的态度,犹太人在日本、日本统治下的东北和上海共建起了8个计有3万多人的犹太社团,日本人甚至投资于巴勒

¹ 杨曼苏:《犹太大劫难——纳粹屠犹纪实》,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④ 唐培吉:《上海向犹太难民伸出温暖之手》,载《以色列动态》,1993年第6期,第27页。

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企业。¹

但到 1938 年,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有所动摇,原因是美国犹太人拒绝合作。当时日本通过一个中间人取得与美国犹太社团领袖斯蒂芬·怀斯的联系。日本政府认为,怀斯对罗斯福总统的影响力很大,通过他可以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政策,至少可以使美国默认它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怀斯的断然拒绝^④,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统治集团内的反犹派也趁势鼓噪起来。当年 12 月 5 日最高当局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参加者有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大藏大臣等,俗称“五相会议”。会上大家的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河豚计划”,安江仙弘等人又搞了一个“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要在中国开辟一个犹太特区。但不管怎么说,大气候对犹太人不利,日本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反犹措施。1939 年 8 月占领上海虹口区的日本当局颁布了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的措施,上海租界当局同期也颁布了同样的措施。

日军于 1941 年突袭珍珠港之后,企图拉拢犹太人的“河豚计划”宣告破产,日本加重了对其统治下犹太人的压迫措施。日本外相东乡说:“由于爆发了大东亚圣战,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政策。”此后上海犹太人的处境迅速恶化,持英、法等同盟国护照的犹太人被当作敌侨看待,要佩带红色袖章出入公共场所。著名的上海犹太富翁嘉道理的住宅——大理石大厦被没收,他们一家人先是在香港被关押在监狱中,到了上海后又被关押于集中营内,最后嘉道理悲惨地病死于关押之中。1943 年 2 月 18 日,上海的日本占领军正式设立犹太隔离区,勒令“无国籍难民”限期迁入。日本人把 1937 年后从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来的人都定为无国籍难民,因为那些地区已经没有“国家”了,全都处于德寇的铁蹄之下。这样一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上海犹太人属于无国籍难民,因为他们正是从那些国家逃出来的。

这个犹太隔离区设在上海虹口区,里面的环境很差,周围有铁丝网和武装门卫。有 1.5 万名以上的犹太人被圈了进去,当然其中大多是没有“办法”的人,隔离区之外的 307 家犹太企业被强行关闭。犹太人进出隔离区都要向把守的日

军行礼并出示通行证,有时携带的东西还要受到开包检查。这种通行证也像波兰华沙隔离区那样期限很短,犹太人经常要排着大队去更换。与此同时,日本当局还以各种借口没收犹太人的资产,哈同和沙逊的房地产就是那个时期被没收的,许多人还无故遭到监禁。从 1942 年起,上海隔离区的生活条件恶化,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时有时无,监管他们的日本官员态度极其恶劣。但客观地讲,上海虹口隔离区的情况远未恶化到波兰华沙隔离区那种地步,上海犹太人还能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收到美国犹太人的救济,因冻饿而死的犹太人很少。

1942 年 6 月,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头目约瑟夫·梅辛格窜到上海,要求日本人对上海犹太人进行纳粹式的“最后解决”。他建议趁着 9 月份犹太人过新年之际来个大搜捕,把他们全部抓获,然后用三种方法处死:一是用废船把他们拖到吴淞口外的公海上飘泊,饥渴而死;二是把他们押到黄浦江上游的废盐矿上去做苦力,活活累死;三是在崇明岛上建立纳粹式灭绝营,拿他们做医学实验,把他们折磨死。

但日本当局迟迟没有动手,主要原因是统治阶层有不同看法,亲犹派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些犹太人以后走到哪儿都有用,没有必要赶尽杀绝,说不定他们以后还可以成为日本与美国的媒介。还有一些人,包括反犹派中的一部分人,顾虑这样赶尽杀绝会刺激苏联。当时上海犹太人中有 5000 名左右俄国犹太人,俗称“白俄”,虽然他们手中没有苏联护照,但杀了他们苏联肯定不答应。本来日本跟苏联的非战关系就不稳定,要是让苏联抓到把柄打过来,等于与美国人连起手打日本。当然,上海犹太人自己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串连哈尔滨犹太人和日本犹太人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最终日本当局没采纳德国盟友的灭犹计划。到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之际,原先上海的 3 万名左右犹太人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其中因生病和老死的人仅为 1100 人。

有两位日本人在二战中为犹太人做了些好事,在以色列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是日本驻

¹ Leniyahil, The Holoca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16.

^④ Ibid.

立陶宛首都考纳斯的领事三浦秋原,另一位是日本的犹太学家拙素户什教授。三浦秋原是1939年被派到立陶宛的日本领事,他的真正任务是观察德军和苏军的动静,以判明德国人说的要攻打苏联的话是真还是假。这一任务他完成得如何不得而知但出于同情,他向逃难的犹太人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9年底,大约有15000名波兰犹太人逃到尚属中立的立陶宛避难。1940年苏军进占了立陶宛之后,这些犹太难民的前途成了问题。他们很可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因那里已成立了一个犹太自治区。这些难民拿的是波兰护照,波兰亡国后这种护照已经没用了,他们只能去那些不要入境签证的地区。一个犹太学生到荷兰驻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领事馆碰运气,恰好碰上同情犹太人的领事戴克尔,他建议这个学生去西印度洋上荷属殖民地库拉索岛,说那里不需要入境签证。他为这名学生的护照上加盖了说明去该岛不需要签证的公章。许多犹太难民闻讯蜂拥而至,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但这件事只进行了一半,他们还需要一个能离开立陶宛的出境签证,而拿着没用的波兰护照是办不到签证的。苏联拒绝办理这种签证,但它不反对有日本签证的犹太人途经西伯利亚出国,只要求难民们用美元支付所有的旅途费用。

多次碰壁的犹太人找到三浦秋原,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并恳求给予帮助。三浦秋原很同情他们,于1940年8月初向东京请示能否向他们发放过境签证,并强调荷兰领事馆已同意他们前往库拉索岛。日本外务省的回复很冷淡,叫他尽量拖延不予办理。犹太难民心急如焚,他们了解到三浦秋原8月底就要调回国去,苏联已对这个没有什么侨民业务的领事馆产生了怀疑,要求日本关闭这个行迹可疑的外事机构。

三浦秋原决定不顾一切地援助这些犹太人,他开始向他们大量发放途经日本去库拉索岛的过境签证。日本外务省闻讯大惊,8月20日来急电严厉申斥他,命令他立即停发这种签证。但此时他已豁出去了,不顾一切地继续大量发放签证,到9月1日要离任时他已经突击发放了3500个过境签证,其中有2400人逃出虎口到达了中转站日本神户,另有1100人借此去了巴勒斯坦。在欧亚海路苏伊士运河受阻后,他开辟了一条维尔纳-

考纳斯-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日本神户-中国东北-中国上海的陆路通道,路途虽漫长和曲折了一些,但终归是犹太人迂回到达北美或巴勒斯坦的一条生路。¹

三浦秋原发放的过境签证只能在日本逗留两个星期,这是外务省的规定,也是他最高的权限。但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去其他国家的签证简直是天方夜谭,大批犹太人被迫滞留神户,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其中有1000多人连过境签证都没有。情急之下,在神户临时形成的犹太社团领导人求助于拙素户什教授,拙素教授在日本是著名的圣经学和希伯来语专家,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高级官员,在上层有一些关系,其中包括当时担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佑。拙素一方面用希伯来语安慰绝望的犹太难民,一方面利用上层关系结交神户的警察首脑。关系打通后,神户警方一再延长难民们的滞留期限,一直到他们于1941年夏季全部离去为止。那1000多名没有签证的犹太难民,后来也在拙素教授的帮助下去了上海。^④

当然,日本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此事,日本警察的效率之高是世界闻名的,当局只是没认真查办此事而已,一些日本官员和民众的确帮助了犹太人。三浦秋原的倒霉是在战后。战后日本政府把他送上了法庭,追究他违令行事的法律责任,他被开除了公职并遭到处罚。日本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跟世界犹太人和以色列过不去,而是杀鸡儆猴地给其他日本公职人员看。犹太人至今铭记着这两个人的功德,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前的大街上有纪念他们的树,上面挂着铭记着他们功绩的名牌。尽管他们可能干了对不起其他国家人民的事情。

二 冷战期间的低调关系

日本是1952年与以色列正式建交的,但长期以来它有意地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的关系。当阿拉伯人要求日本对阿以冲突表态时,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亲阿疏以的态度,它宁肯得罪以色列

¹ Leniyahil, op. cit., p. 617.

④ Ibid.

也不能得罪阿拉伯国家。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它当时所需要的石油的95%是从中东进口的,中东石油含硫量低和污染小;阿拉伯市场要比以色列市场大10多倍,在石油值钱时阿拉伯人的购买力很强,而且他们对日本汽车和电器趋之若鹜。为避免刺激和得罪阿拉伯国家,日本有意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关系,直至1992年7月日本驻以大使馆里面连商务处都没有设立。

在1973年战争期间,日本的中东外交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原因是阿拉伯人逼着它表态。当时阿拉伯产油国发起了“石油战”,断绝了对以色列友好的欧美国家的石油供应,日本侥幸被排除在这个“黑名单”之外。沙特等国在瑞士银行里存了150亿美元的应急款,但在这次石油战中它们没有用这笔钱,而是把油价往上涨了17%,这样一来可以增收100亿美元。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减少出口石油的损失,都让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出高价买油给补上了,以色列哀叹实际上是日本和欧洲出钱雇阿拉伯人狠揍它。¹

不仅如此,沙特国王费萨尔还直截了当地催促日本与以色列断交。费萨尔国王认为,阿拉伯人有权提出这一并不过份的要求,日本人从中东石油和中东市场中得到的好处够多了,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他没有商量余地地说:“如果日本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它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买石油。”日本人吓得汗如雨下,不知所措,畅销小说《油断》就是那时出版的。亏得当时伊拉克政权抢在解禁之前对外大肆出口石油,迫使沙特等国提前结束了石油战,这才使日本侥幸逃脱了这次“考验”。^④

三 当前迅速改善的关系

两国关系是在海湾战争之后改善的,原因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气候。冷战结束了,以埃和解了,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的做法早已流于形式,海湾战争更使这一趋势大大加强。此时,早已垂涎以色列市场的日本觉得时候到了,毕竟那里的人均收入高达1.6万美元。于是,日本抛开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1992年11月“大胆”地进言,要求阿拉伯国家停止对以色列的抵制。在科威特等国宣布结束抵制以色列之后,日本名正言顺地踏入以色列市场,开展同以色列的经济往来。

1991年阿以和谈之后,日以贸易代表开始频繁地互访,长期停滞的贸易洽谈一下子进入正题。目前双方的贸易额比80年代初猛增了10多倍,日本现在成了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以色列许多高技术公司纷纷到日本设立分公司。

富士重工在以色列汽车市场占有统治地位,它是杀入以色列市场的先驱,随后,谨慎的丰田和本田公司也于1992年7月进入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之前,日本在以色列一共销售了16929辆汽车;在海湾战争之后的1992年,日本汽车的销售量就达到82248辆。在以色列所有的汽车当中,日本汽车已占了70%的比例。不过,除汽车外其他日本商品进军以色列的速度较慢。

以色列很重视对日关系,对它频送秋波。以色列副外长曾坦率地要求日本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关系。不露声色的日本人对此颇感意外,不知道以色列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它与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以色列已有新的打算。它认为今天的美英已非45年前的美英,苏联已经解体,除美国以外要属日本最为强大,必须拉紧日本。以色列甚至表态,它赞成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以色列为什么要如此巴结日本呢?分析家们指出,这是因为它当时有了危机感,已感到美国不那么可靠,它希望日本能在不久的将来发挥使以色列放心的作用。以色列敏锐地认识到,随着苏联瓦解和冷战结束,它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自己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的作用已开始下降,不排除有一天美国要拿它开刀。

但日本政坛上的老人似乎并不那么着急,至今没见他们有什么大的举动,可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作风吧。但日本人在经济上不迟缓,1994年底东京股票交易市场宣布,日本公司可以在以色列的股票市场上投资。

(责任编辑:艾迪;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格哈尔德·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5页。

^④ 同上书,第194页。

African Union: Ideal and Reality

Yang Lihua

pp. 9~ 14

The establishment of African Union is a new start point for Africa's united development. It shows that African unity and cooperation has developed from political domain to other domain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Meanwhile, the initi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 raised by African Union have also

strengthened Africa's capacity in resisting outside threat and interference. However,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fragility, the trouble of regional conflict and disease, heavy burden of foreign debt, and hug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mong African countries, make African Union face severe challenges for her ideal.

Crisis Awareness of Jews and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Ji Kaiyun & Xu Baiyong

pp. 15~ 19

Jews have formed deep-rooted crisis awareness during the thousands years' history of losing homeland and suffering insult. This kind of crisis awareness has displayed obviously on Israel's

current security policy, ethnic relations and education problem and so 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Israel to promote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Japan

Yang Mansu

pp. 20~ 23

Israel and Japan have not had any big trouble in history. The Jews feel grateful to the Japanese because Japan treated the Jews kindl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Israel as a state.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52, Japan has maintained a kind of low-key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because it imported a large number of oil from Arab countr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rapidly due to the interest needs between each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Israel's Frontier Strategy

Wang Yaning

pp. 24~ 26

Frontier strategy is made by a sovereignty country to safeguard its border,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country's national defens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srael's frontier strategy, with a purpose to help us understand Israel comprehensively, and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in the new century.